

歷世具僊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漢士

浮雲山至壽萬年宮道士趙道純修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常往

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數僅百數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道士田虛應鄧中虛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上也不知者下也誰能鑿混沌之竅悟自然之理耶遂杖藜入林而去須臾群虎隨之不復見矣唐明皇開元中司馬承禎遊衡岳望祝融峰曰富有高仙處之何氣色秀異之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覩不見答而退數曰此可謂全而德不形言者也乃構廬於祝融峰延之尊師就此不復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受符籙雖張太空中虛應鄧中虛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

日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當舉於紫蓋南峰盤石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乃環衛行還神之法中夕聞雷震之聲即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

劉知古

道士劉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也自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二世皆顯達曾祖美隋朝以孝廉登科歷官臨中令故大父與其考因家于臨中母太夫人吳氏感異夢而生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長而秀壯而正規名利若仇僻惟從事於道唐高宗龍朔中出家為太清觀三洞道士至於八公寶章三簡祕籙丹經脉訣之旨出死人生之術罔不洞曉唐宗召見問道家事稱旨特加崇錫送還山明皇開元中天災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歎曰火德星君聖人亦應下法煉藥上醫察釐至于鍼艾不其速矣遂以色代脉用氣獨疴故能膏肓河決騰理雪散其精妙之如此上寵錫皆不受天寶十九年詔知古兼內史田恩崇醮二十四位久之乞還蜀請

以居第為大千秋觀上親書額賜之李邕文其碑知古以兄為儒弟為釋因設三教像以事燕國公張說聞其風而悅之作三教銘其辭曰正氣生神結虛為實上清尊帝中黃守出華彩衣裳虛無宮室紫炁垂斗赤籙飲日

十天從此萬靈受役蓮華釋門麟角儒術法共不二心同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而後因天長節改觀為天長嘗有客投以黃白術雖聲連構頗極壯麗所費萬計未嘗資於人工畢客復至約於東陽伏牛山其下有古觀因葺而居之又授神虎寶經上清隱文高奔上道之要行之十年忽然室中見有光產丹芝一莖扣之有金石之聲夢神人謂曰後山石壁中有金魚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遲明訪金魚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復夢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風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魚長三尺許乘之飛空雲霧旋擁而去矣

王旻

王旻者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

常有少容葺居幽勝多殖芝木藥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著山居雜錄三篇每日蔬饌多是粉芝英充估青鮫其術行於世或遊名山或寓荆渚唐高宗朝諸武擅權威傾海內惟太子賓客武攸緒天后之姪退身遠禍結宇于嵩陽師模於是得其導養煉氣之訣是謂之曰捨人爵而慕仙階誠為難事必在堅志林谷以周其義母為之檢鶴書以易其標明皇開元中召是至京師頗優恩禮明皇先於茅山併得楊許七真及陶隱居所寫上清諸經真跡既詣司馬白雲受三洞寶籙後遣詣李元靖受真跡上經其所關楊君筆札十數幅遣是齋詔書信幣就紫陽觀請元靖先生補之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於先生委茲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爾到山之日靈鶴翔鳴補經之時吳香芬烈有神人降于元靖之室皆精誠所應也及還京歲餘請歸舊山不復遊於城闕是與達真侍郎往還是死後杖屨詣達真方知其尸解矣

吳道元

吳道子得神仙術周遊人間後改名道元雅好畫其妙入神唐玄宗聞之詔入宮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宣問道子所欲何物道子曰用帳幙蒙其墻用墨漿一在上命如之須臾揭起帳幙擇墨漿於粉墻上用力一澱復以幕覆之頃刻間問畫山水何似道子對曰已畫畢請陛下觀之上臨視之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奇好雖國中畫工有所不及上觀顧久之歎羨無已道子乃徐步指點曰此處山巖之下有一小洞其中多有仙人扣之必應於是手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可入其中甚有佳致臣今先入請陛下繼來道子遂一躍而入在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於是復閉其門須臾墻外守卒奏云吳道子越禁城躍出莫知所之上再往觀畫墻處乃瑩白如舊無有山水矣

顏真卿

魯公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唐玄宗開元舉進士又擢制科再

遷監察御史其後德業詳載唐書歐陽修集古曰錄云顏真卿探府姑壻記并書公志義之節彼如日月不克感於神仙之說老韓為斯民患也深矣顏真卿高談云歐永叔與檢聖神遊嵩山醉望西峰巨崖有丹書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聖俞聞無所見公乃不言泊色身告世作詩曰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鑿鍊壘煙霞日無人到鸞鶴令應待我來後數日竟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張吾道當如是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於長樂坡公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投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死即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落極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明皇十七年幸偃師真卿嘗得神丹改葬發其棺觀日如生隱士曹唐曰復三十年等製飛騰而出被羽水行山澤間即所謂地仙也後有商人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棋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蹤跡又曰先太師書法蓋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

也白玉蟾云顏真卿本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鄧紫陽

道士鄧紫陽建昌南城縣人初隱麻姑壇之西北後因省親路獲神劍佩之性頗剛毅自負濟世之材每憇溪壑之間誦天蓬咒不輟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劍法遠訪南岳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唐明皇開元中蒙召入大同道建醮胡藩封為天師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明皇從之後尸解

伊祁玄解

伊祁玄解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青兗間與人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遂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芝席飲龍膏酒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聞人臣之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

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覺神驗時西域進方圓二美玉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於漁獵者玄解欲還

東海請於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絲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以採物象妍醜即湧體空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閣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痼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後經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

許栖巖

許栖巖秀才家于岐山下唐德宗貞元中舉進士不第於長安吳天觀習業月餘併晝三馬不可塗行而更選良駿有蕃人牽馬來稱是逸足栖巖欲市尚且疑之是觀有道士能易栖巖請筮之遇乾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馬龍種也當因此馬利見大人則事無

不諧矣人皆哂其妄獨栖巖信而市之雖加意秣飼而膚革不充後值章令公鎮西蜀栖巖舊出其門下自詣坤維而謁道經劔閣馬驚失足俱墜於巖壑之間幾萬丈底為槁葉所積俱不能損仰觀峭絕無計攀援良久祝

曰我非劉備爾非的盧無許躍出呼道士之占何其謬耶遂與馬解其銜勒去其羈席縱其所欲似經一晝栖巖捫石巖漸能踰足因躡巨栗如拳取而食之甚情飢渴如此又約數十里窺漸明朗忽若出洞口見平地數里春景爛然瑤碧桃萬有餘株花間有青石池池傍有石屋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於石榻之上傍見二玉女栖巖因之叩首拜拜玉女大駭曰爾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栖巖具陳本末二女遂白元君元君召栖巖栖巖拜手稽顙元君曰爾在人間何好曰好道

多讀莊老黃庭經元君曰爾於三道書各得何句請一一說之栖巖曰莊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黃庭經云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近道矣乃命坐玉女酌石

髓而飲之曰松康不能得今爾得之乃數也
栖巖乃跪謝而飲之玉女前曰頴道士至矣
元君命設榻而坐有道士長眉巨脰恢形古
貌執筭而跪禮之元君勞之曰君何遠來曰
故來相謁元君曰請與吾筭二事且虜大華
何神也立海橋何鬼也吾不能達道士遂布
筭藪藪披閱三才討論六合上窮蒼昊下抵
幽泉良父摩大華者雖云巨靈實考父之神
也立海橋者雖云醜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
點首曰然又曰筭吾今夕何為又布筭曰元
君今夕合東遊三萬里元君曰何太遠乎栖
巖因執視道士乃昔卜馬者大驚其事道士
曰昔日乾卦合今日矣栖巖叩首而謝之遂
巡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使迎元君
今宵於曲龍山翫月元君撫掌而哈曰道士
卜中矣道士敬謝而告去元君曰為我語那
和璞道士曰諾元君與栖巖曰可同遊曲龍
山便令浴於池而同跨鹿龍去頃刻而抵曲
龍山但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若長虹之亘
青天如曳練之橫碧落勢連河漢影入滄溟

玉瑩無塵雲凝不散元君命栖巖拜東皇東
皇曰爾許長史之孫也栖巖曰某少孤不知
先祖何官也東皇曰吾昨宵與汝祖同飲亦
知汝當來東皇遂命仙童酌醴而進與元君
三人而飲元君問東皇曰近來海水如何東
皇曰比前時之會淡已減半吁知桑田亦應
不久爾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送元君
酒歌曰月砌瑤階泉滴乳玉蕭催鳳和煙舞
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喚天雲一縷仙童
玉繼而和之宴極東皇索玉簡而題詩曰造
化天橋碧海東玉輪還過報晴紅霓標似拂
瀛洲頂顛氣潛消橐籥中元君繼曰危橋橫
石架雲端跨鹿登臨景象寬顛魄洗煙澄碧
落桂花低拂玉簪寒亦請栖巖繼之曰曲龍
橋頂翫瀛洲凡骨空陪汗漫遊不假丹梯躡
霄漢水晶盤冷桂花秋於是紅鸞古歌彩鳳
羽舞笙簫響徹於天外絲桐韻落於人間仙
侶盡歡各治命駕索與今栖巖俱乘鹿龍而
返下視大城郭栖巖曰此何處元君曰此新
羅國也又至海畔小城邑又問此何處曰此

唐國登州也俄頃到舊洞府栖巖再拜辭歸
元君曰爾能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
無荒淫能如此猶更得一見吾也命玉女牽
栖巖馬來曰雖是君馬本即吾洞之龍子因
無由作怨傷稼謫於人間負荷亦偶去與君
緣合爾馬至昔日解鞍處毛色如故翅逸粟
瘦如八駿之狀元君曰汝到人間無用此馬
但於渭溪解之當化為龍不異昔日費長房
投青竹杖於葛陂也栖巖驚躍首拜辭玉
女謂栖巖曰龍子迴日號縣田婆鍼與寄少
許來遂跨馬如飛食頃已達統縣之舊莊田
園蕪沒井邑凋殘詢之時代已六十年矣時
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巖體已清虛性兼淡泊
既無所欲焉有用乎遂不問舊產惟謀田婆
鍼一日訪詢田婆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常
寄信買鍼來詰之其他即結舌噤齒而不對
遂取鍼繫於馬鬣放之渭濱果化為龍而入
水去栖巖後隱匡廬間多有人見之者
摸先生

摸先生不知何所人遊京師手攜小竹筒貨

藥人有疾者則以手摸之輒愈人故呼為摸先生其姓名則不知也或與之錢則受不與之亦不索東雙鬢於頂其容甚野然眸子明白顧眴動人一日遇雨來宿於茶肆李生家

生容之自是比夜來宿畫則方去他日又與一客俱求宿於李生亦不拒中夜生起望

其牖中則若有光曜生驚俯而視見先生坐

火焰中他一客則以肩抵床斜身歪力而已

生驚而呼之乃不復見火室中暗矣惟聞新

睡之聲明日生詢先生曰君昨夜何為而若

此二人俱笑而不答自此先生亦辭去後不

復有人見之矣

王君

真人王君少好道術與妻俱入山精思修道

屏絕人事常以八節日隨四時朝拜後遇太

虛真人夫婦俱拜之就其請道真人以素書

二十五卷乃九天皇仙太上靈丹之道告王

君曰爾有至相應當得仙汝今仙名已定但

欽守此道勿示人也併以經授之復七年太

來迎白日昇天為太和真人初不知授書人姓名昇天之後朝謁授書之師乃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也

道士梁須不知何所人為道士間行持符赤者

服之却老還少令人夜間微視見鬼等須時

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壯年至一百四十歲

能夜看書行及走馬入青雲山去也

王元芝

王元芝鍾陵人也十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

士與語因隨之在江中水底月光中行不見

有泥沙水隨步自開路傍見一物如龍又若

蛇形長十丈許有五色光問道士答曰此水

母也見者長生明日方還自是好遊山間多

飲酒亦無服餌每言洪崖西山蕭史壇巨虛

玉笥麻姑諸仙洞無不徧歷其間嘗於江右

繫已脫遂歸同德休而去來往九江金陵江都四十餘年方歸年益少先是鍾陵多山魃

元芝欲到山魃避之謂人曰王處士來人有

於道衛見兵士旗幟千人至其前乃元芝行

也或逆風掛帆或泛水安坐唐懿宗咸通末

元芝遊玉笥山雲水道士皮元休舊與之友

善忽於郁木坑見元芝與道者數輩遊覽因

問所適答曰是蕭子雲吳世雲梅福大鶴諸

仙約我將登玉梁山候蓬萊范仙伯爾言已

不見即雲霧溟濛風振林谷元休悵仰而歸

一本芝作之字未和親是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此是姓名

有自童稚見者至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

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

錢悉與無阻藥皆神効或無疾戲求藥者得

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

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

還丹賣否曰有一粒要賣一千貫錢人皆笑

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

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亦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料撒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有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入口足下五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矣

袁元

先生袁元不知何所人也葛藟草履徧遊天下所至終日沉醉遊齊州長青縣市有李生以財豪所邑下先生日過其門則引手謂李生曰日乞我百金為酒費生不礙其請即時遺之比日而來凡經歲生無倦色一日先生別生曰久此擾子吾將遠遊子能觴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有以教子曰方將為餞別與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尼能慎之乃免不然禍來不測生云先生如賜教敢不從命先生取筆於生手掌中書慎字曰子慎勿毀人否則人死于手出一月乃無恙生歸日夕思慮不敢出經旬決一日忽聞門外誼競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視焉有跋而可

者在生庫前出言甚穢生忿然毆之跋者仆地首觸戶限奄然無氣生大悔泣謂其母曰不聽先生之教果有大禍逃則不忍去待下住則當受極法生性至孝於是大恟母曰可竄以偷生母坐而待縛乃由居之後戶而去

方出忽見先生生泣拜云別未踰月淚裂教誨今果如先生言為之奈何先生曰子復歸吾為子別圖之先生坐一靜室為生曰子出受繫吾自有計先生乃闔戶閉目而坐生出戶觀者如堵吏乃執生俄而跋者起坐少頃乃行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尚閉目端坐入定翌日乃開眼謂生曰跋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之行今置其屍在靈巖山澗澗傍人迹所不至處矣先生又曰子能至孝宜有善報子之壽期合有七十四今以毆跋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將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賜整家所有不足以報德不識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與星辰出沒同天地長久安用世貨為哉乃去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二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得雲山聖壽萬年官道士趙五編修

陳興明

真人陳興明修行於南嶽元陽宮宮在廟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時晉武帝太始中也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峯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冲霄衝汝之積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畜為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舍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免於修勵手與明拜手曰永佩聖言必至於道不敢忽也神人遂授以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游宴八極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煙霞透室天樂浮空山下居人競往